



9月下旬來台，29日參加台北市王氏宗親會祭祖大典，10月3日赴基隆市參加王姓宗親會會員大會，6日參加台中市王氏宗親會館（永棋館）舉辦的「陳、王、吳三姓族譜展」。

台北市王氏宗親會的祭祖大典，莊嚴隆重，典禮開始，世銓兄任司儀，站在註儀（儀式程序表，大字書寫）旁誦念各項程序，與會人員行禮如下：鼓初嚴、鼓二嚴、鼓三嚴、執事者各司其事、糾儀者升階行禮、分獻者各就位、主祭者就位、迎神（多位禮生執各

宗親師友喜相逢

◎王先正

式禮器依序由兩側廡廊進入中庭再入大廳）、行上香禮（世燁兄引導主祭官慶超理事長等執事走入大廳）、行初獻禮、讀祝文、行亞獻禮、行終獻禮、爐主上香、邀請各縣市宗親代表大廳行禮再返回原座、送神（禮生執各式禮器循路，放回原處）、捧祝帛者各詣燎所（執事們將祝文、金帛送到大宗祠前焚化）、闔扉（關上宗祠大門）。典禮圓滿結束後，宗親合影聊天，接著聚餐共飲，添泉理事長伉儷率先黎區長與我向各桌宗親敬酒。

基隆市王姓宗親會的奕荃理事長曾多次來金門參加閩王祠祭祖，他與住在內湖的賜章兄，祖先都是金門后盤山人，日前，奕荃理事長一再邀請，振權叔與水泉兄、金車兄於十日當天專程從金門搭機趕來。祭祖典禮在基隆市正榮街宗祠舉行，我從板橋搭火車到基隆，因路況不熟錯過祭典，逕赴東明路的水園會館—會員大會所在，來賓致詞時，宗長們囑我代表金門王氏發言，會後聚餐，振權叔、水泉兄、金車兄、賜章

兄與我巡迴各桌向與會者敬酒問好，鼓勵大家多喝高粱酒，歡迎來金門。會後，金車兄的妹婿董先生開計程車載我們返中和、土城，讓大家回家便利。

台中市王氏宗親會的建堃理事長，生於台灣臺中，祖籍廈門同安。1970年代，就從事鞋業方面的工作，迄今已逾四十年。1990年，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日趨活躍，中國大陸對台提供許多優惠政策，建堃隨同友人先到深圳，了解大陸對台的種種優惠後，他帶著訂單、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來到福州，與若干企業合作，從事貿易工作。看到大陸市場的巨大發展前景，1993年，他與人合夥創辦景貿易公司。2003年，他又在福州晉安區創辦個人獨資的製鞋企業—福州躍升鞋業公司。2006年，公司產值超過1.3億元人民幣。2007年，躍升鞋業與「體操王子李寧（世界冠軍）」的企業合作生產的「大鯊魚」品牌鞋暢銷，年銷售達一千多萬雙。2008年，憑藉奧運，公司實現2億元產值。公司的經營業績翻了幾番，員工從創業之初的300人，曾發展到2000多人

。由於他的成就和社會影響力，王建堃被推選為福州晉安區工商聯副會長和福州台商投資協會副會長。

王建堃以閩王子孫為榮，有關閩王的公益事業，多次慷慨解囊，福州閩王紀念館，他捐資23萬元人民幣。長久以來，總是熱心推動海峽兩岸閩王文化交流，並搭建王氏子孫尋根平台，教育王家學子傳承美德，在台中潭子獨資興建閩王紀念館。此館也是王氏宗親會館（紀念其父又名永棋館），於今年10月6日起至12月23日止，每周六、日，在會館舉辦「陳、王、吳三姓族譜展」。10月6日上午十時開幕，台中王氏宗親會事前，寄帖給各地王氏宗親會及相關人等，建堃理事長又親自電話相邀。6日那天，我早上六時出門，從板橋坐火車自強號到豐原，轉區間車到潭子，再步行到館。

王氏宗親會館設計新穎別緻，陳設內涵豐富，一樓有立始祖及閩三王說明及三王塑像、文昌筆（為子孫金榜題名福祿），二樓為接待貴賓會所，三樓為族譜收藏會所，四樓為多功能展示及會議廳。開幕茶會中，建堃理事長熱情介紹與會宗親及來賓。我在會中喜見宜蘭陳永瑞老師前來，此次會館展示族譜，有不少乃陳老師支援提供，特別趨前向陳師致敬。陳老師民國57-58年曾來金門任教，是城中國二班級的數學老師，當年教學風趣幽默，每次上課，常穿襯衫打領帶，服裝整齊，帥氣英挺，學生念念不忘。

另一種抒情文學史

◎黃克全

菩提

自己和衆多資深作家前輩作忘年交，其中第一個應該是詩人菩提。

桃園縣文化局委託元智大學舉辦「重返春天的桃花源2006桃園詩歌節」，我參加了當年6月17日在大溪藝文之家舉辦的那一場活動，記憶所及，應邀與會朗誦詩作詩人有羅門、蓉子、菩提、丁文智、張默、趙天福、向明、顏艾琳、孫家駿、我還有元智總務長兼英詩翻譯家尤克強教授……等人。我上台朗誦了剛出版的《兩百個玩笑—給那些遭時代及命運嘲弄的老兵》的第一首。事後得知，這引起了菩提的注意。後來我送給了他這本詩集，承他謬賞，他寫了一篇〈風貌凋零—試讀黃克全詩集「兩百個玩笑」〉刊登在2006年12月第254期文訊雜誌上。我投桃報李，也為其詩集《城外明媚》（唐山出版社，2007年）寫了一篇小序：〈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那陣子，我們時常互通電話，有一天他在電話裡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心經》中講「空」掉一切後，又要來一個什麼都「有」？前面不是說無所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生香味觸法……，乃至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嗎？怎麼後面緊接著又來個「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意即前面已經空、無掉，後面卻又有所得？他說問過讀東海哲學博士的詩人夏虹，也沒有得到答案。我說「老師您把我考倒了，您讓我先想想吧！」隔一陣子，我自認有所領悟了，這樣回覆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覺，而這個正覺就是所謂「無所得」呀！所以觀自在菩薩前面說「無」，後面同樣也是說「無」，並沒有說「有」。

前面這樣的回答大致沒錯，但卻不是順著《心經》題旨來解答的。甚至諸如用《大乘止觀法門》：「有即非有，唯是一心。」或「雖知本不生，今不滅，而以心性緣起，不無虛妄世用，猶如幻夢，非有而有，故名為觀。」這樣從語義字根本的解釋也不是最切題的。直到自己讀到《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善現菩薩逐品為菩薩說法，自己才能稍更撥開迷霧。我以為用善現菩薩的告喻就可以化解菩提老師的疑惑，即觀自在菩薩說無，再說有，是為要喻知我們無即有，有即無。唯是一心，別無二法。然而善現菩薩說：「若無方便善巧，不為善友之所

攝受。」這就對了，這所謂「方便」便是「無所得」（辯大乘品第十五說：「然以無所得為方便。」善現又問「為何等法不可得耶？」佛言：「我不可得畢竟淨故。」大般若經裏少不了佛典隨處可見、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即舍利弗）但此經說法卻讓給了善現菩薩，而祂也不辱佛之囑咐，把般若慧由體到用，由細微到廣弘處，無一不闡釋得妥切，而贏得佛的稱讚，可見其殊勝風光。

日後我特地為他寫了一首詩〈那個叫菩提的漢子〉：

那個叫菩提的漢子
生來為了大哉問的
常丟給我一支支箭鏃般銳利的問題
我也總納悶
紫藤花，如何往下承載你
粗獷的身子、微細的心思
如何不搭火車也能穿越整個季節
如何在虛空的臉頰
摘下如許的青梅
世界逐漸模糊在你眼簾
小巷遁走成天涯的遙望

為什麼把一切「空」掉後
「有」就像隻兔子般跳出來？
毋寧你已經知道
你提出問題，但那問題就是答案
你不再開口，但那沉默就是話語
命運和自由互相指涉
在你取名菩提的剎那

惡童體：文學的異類

閱讀匈牙利裔女作家克里斯多夫·雅歌塔（1935年-2011），《惡童三部曲》而不感到噁心、震驚、傷痛、迷惑者幾希，儘管我知道，用純粹的惡意來諷刺上帝與命運的可能性還是有的，但我毋寧相信寫下這些不堪，就是一種悲憫。對孩子純真心靈的摧殘，是亂世兵燹硝煙中，人性扭曲的鏡照。

《惡童三部曲》（《惡童日記》、《二人證據》、《第三谎言》）最直接捧讀者或說世人一耳光的，是作者那種冷冽或冷酷到令人不寒而慄的敘述。其次，第二和第三部曲的加入，讓整個故事陷於迷離的真與幻，使小說有了後設的意味。使這篇小說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不屬於某敘事者的作品。

一扇窗開啟心靈的想法，將記憶中的照片畫入圖紙中

一份心情隨著音聲留在迷人的時光裡。

窗如雙眼般，透過它望見天空的高遠，看到屋頂外的紅瓦美境，感受到陽光的溫度，見證到人生歲月的變化……。

窗，雖在某些時候限縮我們的視野範圍，卻是情感上的延續，無論距離多遠，那些美麗的光影及風景，曾在迷人的歲月裡，陪伴走過所留下的痕跡，都是最美麗的影像紀錄。

光陰隨時間而移動，美麗的窗依舊靜靜佇立，依舊靜靜的期盼與等待。

（書話小語）

◎小丸子
故鄉窗景



坑道足音與燭影

（國境之西·大膽白日系列一）



坑道燭影。

有時候真的不懂，當年我的連長在搞什麼，總是不好好在自己寢室辦公或休息，卻喜歡島上到處走走逛逛，自己一個人也就算了，偏偏拉著無辜的我也參與下去。記得是農曆七月的一個晚上，我在連長室整理他的一些東西，並擦拭他的皮鞋，送送幫他泡的冰咖啡，和他聊著天時，一位兄弟揹的楊姓弟兄敲門，請求進入。

他接任參謀的業務，連長讓他進來。

白天裡，連長巡視南山方向的坑道，從生明廳方向至中01據點的坑道，巡查坑道裡面蠟燭是否齊全，連長有說：「萬一哪天，島上發生戰事，如遇沒電時，坑道裡面會一片烏漆麻黑的，戰備轉下坑道時，會分不清出方向位置。」白天巡查時，發現在坑道內擱放蠟燭的洞口，已沒有蠟燭，要求這位楊姓弟兄，立刻拿蠟燭去辦這件事情。

楊姓兄弟報告說：「連長，現在時間已經快半夜11點多了，這麼晚了，而且又是農曆七月，晚上一個人走坑道會有點怕怕的。」聽到這句話的我，低著頭不語，拿著皮鞋猛擦著，心裡想：「這王八蛋！你講這句話分明是衝著我來的，是兄弟別把我給拖下水啊！」

連長說：「一個人去會怕，我的傳令現在也沒事情，那就陪你一起辦這件事情吧。」我立刻抬頭看著連長，那表情，一副懲著要笑不笑的樣子；而那楊姓的兄弟，也把頭撇向另一邊竊笑著。於是拿著一隻手電筒與一大盒蠟燭，嘴裡不斷咒罵著連長，白天時間這麼長，看完後也不立刻派人去，現在這麼晚了才要去做，是要搞死誰啊？我們兩人就這樣在大半夜裡，從生明廳後方的坑道走去。

大膽島坑道，平時不管是白天或晚上，裡面的燈泡燈光都一定會是24小時亮著的，而燈泡的線路延著南、北兩地坑道，方便弟兄在裡面行走。白天裡一個人在坑道往返走動是稀鬆平常之事，但在夜裡，我還真的不太敢一個人自己走。我與楊姓弟兄從生明廳後方坑道進去。坑道裡燈泡依然明亮著，於是關起了手電筒，一路往中01據點前進。

走進坑道後的一段路程，果真發現連長說的蠟燭口，有些蠟燭口裡面還是以前的蠟燭放置著，但大都數都空在那裏。就這樣開始今晚的放蠟燭工作，打開那盒蠟燭盒，看到裡面的東西，我們兩瞬間傻眼，明明外盒標示顏色是紅色的，為何裡面卻參雜一大堆白色的蠟燭？到底是哪個智障弟兄的傑作，而購買蠟燭的弟兄腦袋，在想什麼？不知道白蠟燭都用在那個場所嗎？此一時機的坑道裡，看到這白顏色的蠟燭，任誰都毛吧？但心裡再害怕還是得完成，沿路往中01前進放置這蠟燭。

前往中01坑道的路段，有一段下坡，走到一半，我突然聽到一陣腳步的聲音，於是停步，前後觀望一番，還是認不出聲音來。自何方，於是發聲問旁邊的弟兄。

「ㄟ，你有聽到其他的聲音嗎？聽起來像是腳步聲音。」

「我沒有聽到什麼腳步聲音。」

「有啦！是從坑道上方傳過來的腳步聲，真的沒有嗎？」

「沒有、真的沒有，快點弄完到中01據點，從上方回連部去。」

後來我們兩就沒再多說任何一句話，將連長所指示的任務做完，從中01據點坑道走了出來，與據點弟兄閒話連長一番，才回連上與連長報告事情完成。

此一坑道裡的腳步聲，我就當那是我們走在坑道裡的回音，加上那白色蠟燭的緣故，讓腦袋裡產生了所謂幻覺而已，直而幾年後，兄弟梯聚餐時閒聊，再度談到此事，原本以笑話方式來道說連長，但楊姓弟兄卻在此時坦承，他當時「確實也聽到我們以外的腳步聲音，而且聲音由上方傳過來，且脚步聲不只一個……」，他說他「一直裝鎮定」，並且說我「很白目」，他已經表現得很明白，我卻一直強調當時的情況，那時他真的很想揍我一拳，要我別再說了。聽完他描述當年的情況，我有一種想掐死他的想法。

還沒有到大膽島前，我算屬於鐵齒、不信邪的人，但幾次的巧遇與經驗的故事，讓自己不得不去相信與尊敬他們，我也相信這些大膽「過去的弟兄」們依然堅守他們崗位與任務，繼續堅守著大膽島。

